

熱帶魚

Tropical fish

吉田修一 著 林雅慧 譯



想哭又想笑的生活

熱帶魚

Tropical fish

吉田修一 著 林雅慧 譯

熱帶魚

A Tropical Fish

作 者 / 吉田修一
譯 者 / 林雅慧
企劃・編輯 / 陳妍希
主 編 / 王紹庭
發 行 人 / 王永福
出 版 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
傳 真 / (02)2978-9518
電 子 信 箱 / a68689@ms22.hinet.net
郵 撥 帳 號 / 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出 版 登 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 版 日 期 / 2004 年 5 月初版
定 價 / 220 元

-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 ◎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優惠
- ◎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
-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NETTAIGYO by YOSHIDA Shuichi

Copyright ©2001 by by YOSHIDA Sh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1.

Chinese soft-cover rights in Taiwan reserved by

NEW RAIN PUBLISHING CO.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DA Shuich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u-Chomese <adoa Agency.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熱帶魚 / 吉田修一著；林雅慧譯 . - -
初版 . -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4〔民 93〕
面： 公分
譯自：A Tropical Fish
ISBN 957-733-835-6

861.57

93006404

目次

熱帶魚

5

綠色豌豆

115

陣風

187

► 譯後記

► 編輯後記：無法確定的疏離

熱帶魚

Tropical fish

吉田修一 著 林雅慧 譯

目次

熱帶魚

5

綠色豌豆

115

陣風

187

► 譯後記

► 編輯後記：無法確定的疏離

熱帶魚

酷暑。工地後邊的流動廁所前，擺了一個被踢凹的鐵皮水桶。把門拉開了一半便住的大輔，不經意地往裡頭瞧了一眼。水桶裡裝了大約半桶的水，桶底躺著一個正在做日光浴、藍色、半透明的百元打火機，染藍了整個水底，就好像是墨水滲漏出來一般。

小小的流動廁所也開了一扇小窗，儘管如此，蹲在裡頭的人要是碰上了從外頭吹進來的熱風，掀起便池裡的臭氣在裡頭流竄，哪怕只蹲一分鐘，也會蹲得膝蓋內側汗水淋漓，喉嚨、腋下熱汗四溢。大輔焦躁地轉著只剩下捲筒的衛生紙。今天剛好是上樑吉日，平常難得來工地的木工師父和屋主一家人全都到齊了。大輔有些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從廁所小窗探出頭來求救：「喂，誰幫我拿衛生紙來！」他試著搜索褪至腳邊的工作褲，找了半天只在後面的口袋裡找到了一個剛從屋主女兒手中拿到的紅包。大輔抽出裡頭的萬元紙鈔，開始用力把紅包包袋搓軟，以防萬一。這時候，好像有人踩著一跳一跳的步伐朝廁所走來。如果來人是屋主的女兒，縱使他敢開口拜託說：「麻煩你幫我拿一下

衛生紙。」也絕對沒有那個勇氣伸出手去拿，去向人家說「謝謝」。大輔豎耳傾聽越走越近的脚步聲，結果聽到了從工地那兒傳來的吼叫聲：「喂，大輔！大輔到哪裡去了？」這是小田桐老板的聲音，這會兒工地正在舉辦上樑儀式結束後的餐會。有人回答道：「大輔在廁所！他去上廁所！」腳步聲來到了廁所旁便嘎然而止，接著有一個聲音問道：「你在幹什麼？還沒有好嗎？」這聲音不是屋主家那個雙峰湧現、胸部超齡發育的女兒，而是比大輔早兩年入門的優作。

「優作，等一等，去幫我拿一下衛生紙。衛生紙，拜託——」大輔連忙叫住優作，手上仍然緊緊地捏著紅布袋。

「衛生紙？架子上不是有嗎？」

「就是沒有才拜託你嘛，快點幫我拿衛生紙來啦！」

優作的腳步聲已經往回走，朝向工地那兒去了。

「衛生紙放在哪裡？」

「不知道，你問一下高志，找高志問——」

「你好像很急喔。」

「這裡面很熱耶。」

「好，只要你用英文說『可以麻煩你幫我拿一下衛生紙嗎？』我就拿給你。」

優作為了讓自己在池袋的菲律賓 pub 裡看起來稱頭，從上個月開始在 NOVA (日本的知名連鎖外語補習班) 學英文會話。看樣子如果答不出來，可就得被罰用紅包裝擦屁股。

「怎麼樣？不會說是吧？嗯？」

「我會！這麼簡單……『Give me a toilet paper』對吧？」

「哈哈，還真的說了啊。……可是，不是這樣子的，有事求人的時候，要用『Could you……』開頭。」

大輔稍微抬高了臀部，拉開嗓門對著漸行漸遠的優作腳步聲叮囑道：「要幫我拿來！」這一高聲吼叫，汗水又飆出來了，彷彿身體長了一層汗膜，汗水就在皮膚和汗膜之間咕噥咕噥作響。

把衛生紙從小窗丟進來的人不是優作，而是去年底才剛入行做學徒的「菜鳥」，還沒滿二十歲的高志。高志只需在外頭等他出來就好了，不過，他卻對著裡頭渾身是汗，正忙著善後的大輔問：「你知道老板的鉋子跑哪兒去了嗎？」

大輔不耐煩地反問：「你要老板的鉋子做什麼？」

「老板說要拿給屋主看。」

「為什麼？」

「不知道，大概要現一下吧。」

「有什麼好現的。」

大輔怕頭撞到廁所裡的架子，只得慢慢地站起來，一點一點地向上拉起淺紫色的工作褲，拉得褲袋裡頭的銅板嘩啷作響。走出廁所，一陣燥風迎面撲來，儘管又溼又熱，卻讓汗流浹背的他感到舒暢不已。大輔解下纏在頭上的毛巾擦去胸前的淋漓汗水，身體的溫度把毛巾都熨熱了。

「這是什麼？」高志指著廁所的門問道。

大輔回頭一看，有人用黑色奇異筆在廁所的門上寫了「地極」兩個字，大概是某個年輕工人的塗鴉吧。

「地極？」大輔歪著頭想它的意思。

「什麼是地極啊？」高志也歪著頭想答案。

這時候，小田桐老板從工地那邊走過來，人未到聲先到地叫著：「喂，我的鉋子找到了沒有？」喝了一杯啤酒就已經滿臉通紅的他一面拭去臉上的汗水，一面對大輔說：

「原來你躲在這裡。」大輔正在繫皮帶，小田桐老板走過他身邊的時候，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屋主說我們可以把米糕帶回去，你就帶回去吧。」說完便拉開廁所門，連關都不關地就開始小解。

大輔回道：「我才不要米糕咧，亂累贅一把的。」

老板邊解手邊說：「你不知道嗎？把上樑吉日拜拜的米糕放在嬰兒的枕頭旁，可以治小兒夜半哭鬧。」

「小兒夜半哭鬧？」

「是啊，你女兒半夜不是還會爬起來哭嗎？」

聽到了這句問話的高志插嘴道：「那不是大輔的女兒啦。」老板笑著說：「既然住在一起，當然是大輔的女兒囉。」高志又問：「有報戶口嗎？」大輔答道：「還沒有啦。」

老板側著頭走出廁所，口中啐唸著：「哎，臭死了。」

「這是什麼？」高志又指著廁所門問道。

「地極？」小田桐老板回頭看到廁所門上的字，也偏著頭沉思了起來。

「啊，我知道了，」他笑著說：「應該是要寫『地獄』吧？」

「原來是地獄，沒錯沒錯，就是地獄，蹲在裡面就像在蹲熱油鍋一樣。」大輔邊笑邊說。又是一陣熱風吹來，把他身上那件被汗濕透的襯衫都吹脹了。

「對你們來講，地獄跟極樂世界是一樣的，你們再怎麼為非作歹，死後還是會上天堂，因為像你們這些連地獄的漢字都不會寫的傢伙，閻羅王是不會收的。」小田桐老板

說完便發起愣來。

「地獄這麼簡單的漢字，我會寫啊。」大輔對愣在一旁的老板說，高志見狀，也連忙插嘴補述：「我也會呀。」

「哦？既然會寫，就在這裡寫寫看吧。」小田桐老板伸出穿著膠底工作鞋的腳指了指地面說道。大輔和高志兩人各自用穿在腳上的帆布鞋鞋底將地面抹平，然後用腳尖在泥土上寫出了大小雖相異，筆劃卻正確的兩個「獄」字。小田桐老板比較了一下這兩個漢字，點點頭說道：「嗯，還真的會寫喔。」說完便轉身走回工地。大輔一邊目送老板的身影離去，一邊用鞋後跟磨掉地面上的漢字，這兩個字的確寫得不怎麼樣。

「喂，屋主在等你們拍照。」這時候，從工地那兒傳來優作不悅的叫喚聲。

「今天這樣就可以回去了嗎？」高志邊走邊問大輔。

「你有事嗎？」大輔反問高志。

「我阿娜答忙著當社會新鮮人，我哪有什麼事。」

「沒事，那就來我家吃飯吧。」

高志聽到大輔的邀請，忍不住斜眼瞟了一下他的側臉說：「謝了謝了，心領了。我看到她就坐立難安，就是你那個帶著拖油瓶的阿娜答，我記得她叫真實，對吧？」

「為什麼？」